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印：易培基）

全年定價二十四元預約價十八元一次交清預約時間十八年十月三十日截止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寄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處
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收郵票)現款一併匯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二十二元
全部四冊價十元

國府主席本院理事蔣介石先生小影

古月軒瓷器之三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上諭昨日在晾鷹臺筵宴、諸王大臣尚未坐、有太監王進、程晉之、楊進章、霍承培、俱不知規矩、竟座於棚下、著交該管議處具奏、(總管顧問行等議將王進等各鞭五十奉旨每人著鞭八十、)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內務府總管吉徵房爲三宮女子養病而設、如何在皇城外窵遠之處、又復汚穢不堪、既係養病之所、必當嚴密潔淨、此皆爾等所司之事、何得如此粗率、著將養病房移在皇城內幽僻處所、掃除潔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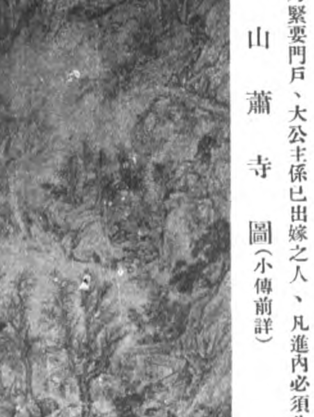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上諭、滿洲家奴及太監家奴、有逃走在外私自淨身者、不宜內用、其已經內用者、查交禮部發回原主、嗣後著嚴禁止、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諭、太監每月所關銀米、白皆足敷衣食、披甲人等錢糧、尚須贍養身家、兼備盔甲器械鞍馬帳房、太監乃一身一口、又不置辦各項、竟爾破衣爛帽、形同乞丐、深爲可惡、此由賭博之故、可傳與內務府總管嚴行鑾儀衛掌儀司等處、禁止賭博、該管首領、實心稽察、如有仍然不顧身體、賭錢花費、定行嚴拏重處、並傳知各處太監、

清鄒一桂秋山蕭寺圖(小傳前詳)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上諭蒼震門、乃緊要門戶、大公主係已出嫁之人、凡進內必須告之總管、奏明方可放進、何得竟不阻攔、任令出入、殊屬非禮、嗣後凡各處太監、俱不許走蒼震門、只許阿木孫章京祭神房太監等行走、

乾清宮藏白玉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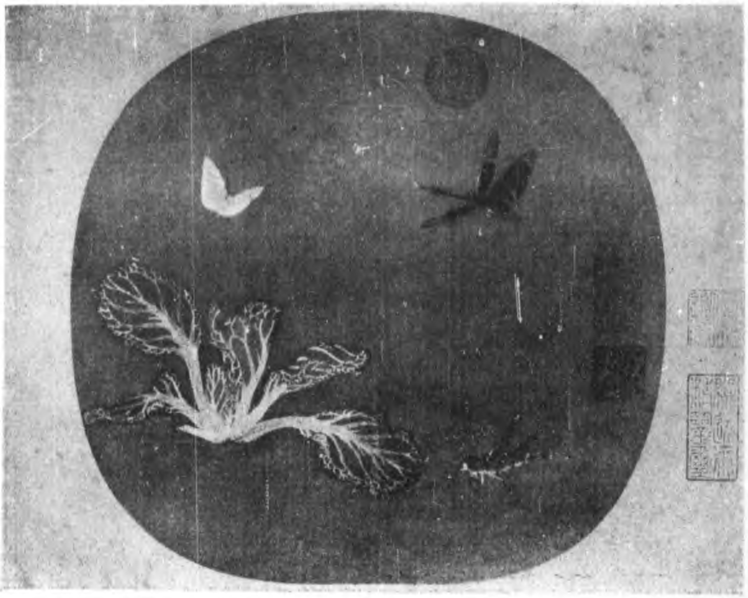


(接閱第二版)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上諭、朕見宮內太監、衣服甚是襤褸、若賞伊等幾月錢糧到手、卽行花費、亦非經久之計、朕思若照八旗之例、借給官銀、成隨侍出外、急切需銀、或死喪急用借銀二十兩者、每月扣一兩、借十兩者、每月扣五錢、遇病故免其追扣、如此或者可以永久、爾等總管詳確妥議具奏、其外圍太監俱交與掌儀司總首領經管、（總管太監等公議、查照旗下借銀之例、支銀三千兩、查明實係出外當差之用、或白事急用、或誠實太監買衣服之用、借二十兩者、每月扣銀一兩一錢、借十兩者每月扣銀五錢五分、算一分扣利、以補逃亡之數、日久庶不致虧缺、其外圍太監、交與掌儀司首領經管具奏、）奉旨好、依議、奉宸苑營造司等處太監、著掌儀司官並首領經管、慈寧宮寧壽宮南薰殿太監、著總管並司房經管、宮內銀兩、向自鳴鐘處支領、外圍向廣儲司支領、再查各太監有賣錢糧及私債逋負者、俱查明代伊清還、凡領借官銀、須用保人、不許通同作弊、倘有虛冒、卽令保人代賠、仍治其罪、若私借銀兩、察出將銀入官、本人重處、（嗣因總管太監口奏、自鳴鐘支過銀一千兩、敬事房扣除公費銀三百兩、俱已放完、尚有不敷、今再支銀三千兩、掌儀司亦支三千兩、）奉旨內外廣儲司、共暫借銀六千兩、如有餘及收還者、多陸續交送還庫、卽先支過銀兩亦係暫借、其收還餘賸、一併陸續照原數交還、

（未完）

宋許迪野蔬草虫



許迪　毘陵人、草蟲師居寧、作黃花紫菜妙臻神品、

宋崔白蘆花義愛圖

崔白　字子西、濠梁人、仁宗詔畫稱旨、補畫院藝、學花竹翎毛、體製精贍、尤長寫生極工於鵝、佛道鬼神山林人物飛走之類、無不絕妙、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爲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

明唐寅山水

唐寅　字子畏、一字伯虎、號六如、吳人、宏治戊午舉應天解元、畫師周臣而青出於藍、凡山水人物花草、無一不能、評者謂其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　可當半席、工古文詞詩歌、效白居易體、其合者尤令人解頤、書得吳興法而研疋、賦性疎朗、任逸不羈、與同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修舉業會試、嘗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寧藩宸濠、厚幣聘之、察其有異志、佯瘋放還、晚好佛、治圃舍北桃花塢、日飲其中、成化庚寅生、嘉靖癸未卒、年五十四、著畫譜並集傳世、

乾清宮藏玉器之二

本（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故宮書…
每冊大洋伍元故宮博…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寶譜…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illegible]書局杭州撤稿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清王翬仿文湖州平林散牧圖

王翬　字石谷、號耕烟散人、又號清暉主人、山水宗原祁、師時敏、得其親授、自成一家、時敏嘗謂此烟客師也、人稱爲畫聖云、詔繪南巡圖稱旨、內府收藏其畫甚多、初惲格以山水自負、見而度不能及、乃改寫生以避之云、崇正壬申生、康熙丁酉卒、年八十有六、自刻所與名公卿投贈詩文十卷、曰清暉贈言、又尺牘二卷、

宋刻張南軒文集之一頁

南軒先生文集序

清王原祁仿倪黃山水

王原祁　字茂京、號麓台、時敏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事中、改翰林春坊、供奉內廷、充書畫譜館總裁、旋以萬壽典、以總裁晉戶部侍郎、法大痴淺絳爲獨絕、時虞山有翬以清麗傾中外、原祁以高曠之品突過之、工詩善文、稱藝林三絕、性廉潔不治生產、通籍後家居蕭然、仍如寒素也、崇正壬午生、康熙乙未卒、年七十有四、

清德宗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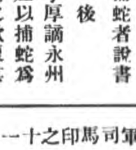
讀項羽傳書後

世皆稱項羽百戰百勝、羽亦以此自伐、每曰非戰之罪、然卒爲漢所滅、嗟呼、項羽特匹夫之勇耳、豈足以言善戰、不然、擅楚之强、割鴻溝而守、號召東諸侯以與漢爭衡、尙何取匹夫之勇哉、夫以喑嗚叱咤爲勇、此戰之所以敗也、

捕蛇者說書後

昔柳子厚謫永州、遇蔣姓以捕蛇爲業、憫之欲復其賦、蔣氏大慼、謂賦斂之重、能使人不安其生、反不如捕蛇之爲愈也、柳子因爲此說、欲使觀民風者、痛懲其弊、其言絕可悲、雖然、柳子之說、特顯而易見耳、朝廷下一令、有司行一法、比戶而徵之、按籍而索之、彼民也終歲勤動不能自食其食、輸將不足、則必稱貸、稱貸不足、則必流亡、即無悍吏之叫囂隳突、而民已轉乎溝壑矣、蓋彼則顯而易見、此則隱而難知也、夫苛政猛於虎、暴斂毒於蛇、爲民父母者、其念之哉、

軍司馬印之十一



鼻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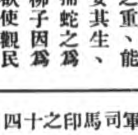
軍司馬印之十二

鼻紐

軍司馬印之十三

鼻紐

軍司馬印之十四



鼻紐

軍司馬印之十五

鼻紐

軍司馬印之十六

鼻紐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而共策國是之進步、實爲計之最得者、故今日諸君及余等覩此情形、雖均不能不生惻怛之心、而他日清室因此而得安寧、則必感國民軍之德也、至關於宮中物件、何者爲公、何者爲私、現尚在未定之數、照國務院之議決、則當組織一清室善後委員會派委員七人以處分之、其委員由民國政府出五人、並由清室出二人以充之云云、寶熙當答云、僅由清室出二人、恐嫌過少、鹿云如慮照料不周、可於正式委員二人之外、再推舉二人爲備諮詢者、則當無照料不周之慮、且政府方面目的、亦在將溥儀之帝號取消、其他方面、亦儘有商量之餘地、此可不必過慮云、寶熙等當即稱是、並云此間現有太妃宮眷人等出入買辦食品人等之出入神武門、乃係不可免之事實、尚請即飭守門兵士放行、以便交通、鹿司令當允印備戳號傳知守衛、凡有前項人等、悉予查驗放行、並傳諭軍警現宮中婦女甚多、老太太身體且欠安、勿得喧嘩驚擾、隨即要求寶熙等引其查驗各宮、寶當答以查驗自當引導、但婦女所居之一二處、則欲求暫免查驗、於是鹿等四人、開始查驗、先由隆宗門（乾清門之西）進安右門到養心殿、曲廊迴閣、獅爐鶴鼎、金釭銅塔、光輝耀目、堦前盆菊、數以千計、院中潔整、部屬咸宜、殿房之壯麗、彩工之華藻、更非筆墨之所可形容、至殿內陳列各古物、則更有美不勝收之感、自此北轉入光仁門、又轉進廣生門皇后殿、名曰儲秀宮、簷匾爲「翔鳳爲林」四字、乃乾隆筆跡、再轉後殿爲麗景軒、院中亦遍置盆菊、菊皆盛開、門雖扃閉、然從玻璃窗內窺其鋪設、亦無不畢露、出此又進敷義門、入長春宮、殿門加封、內外均排列古玩等件、主管人云、清帝亦常居此、由此宮又東出進鳳彩門、即乾清宮、此殿爲九楹、高聳過於他殿、因有保和殿在前面相聯故也、殿東各宮、因無人住、頗現荒涼之色、檢查至此告終、聞當局已擬定以景山西門大高殿後、爲臨時會議籌備處、一二日內當即將本問題解決云云、

此事當着手辦理之始、當局與清室之交涉、頗費若干周折、並不如外傳之易、先是鹿司令等以十時入宮、與溥儀磋商、溥儀竟不之允、交涉至兩小時之久、猶無轉圜、鹿司令等乃警告溥儀云、吾今對於清室之安寧、只能再負兩句鐘之責任、若逾此時、而仍未得圓滿之結果、則將不能負責、但溥儀等對此警告、竟復屹然不動、屢催之、溥儀之代表人、亦屢支吾以對、且勢欲令禁衛軍出而抵抗、鹿司令等見此頗爲焦急、且念此來所帶弁兵僅二十餘人、而所謂禁衛軍則數在兩千以上、倘有誤會、則必演成一大慘劇、於是乃急傳：副官、大聲呼曰、「現爲時雖已屆、然尚有磋商餘地、爾其速傳我諭、囑彼等勿即放槍、亦不得放火、」意在示有備、且阻其生心也、已而有人以此告溥儀、溥儀果大驚、旋即立允所請、於是始移交印璽、此當日溥儀所以允即移宮之情形也、又溥儀出宮後、至後海甘石橋醇邸下車、鹿司令復問之曰、過此以後、爾仍稱皇帝歟、抑以平民自居歟、如仍自稱皇帝、則民國不容皇帝之存在、余將槍斃汝矣、溥儀聞之、大驚曰、吾既允修改優待條件、當然已不能再稱皇帝、唯當以中華民國國民之一份子自居耳、鹿司令曰、然則君非吾之仇敵矣、乃一普通之人民矣、既係普通之人民、則吾軍人實有保護之責任、今除傳語所屬妥爲保護外、如臨時有所需、即請以電話相告、當立即應命也、語已、即與之握手爲別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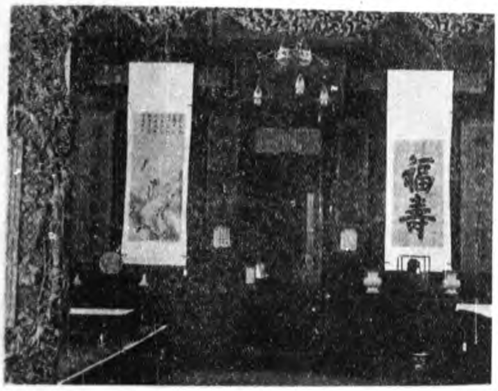
（未完）

第三期刊誤

第一版清德宗遺稿「德宗」下「瀛臺」二字衍文
第三版軍司馬印之七、八、九、十、誤植三、四、五、六、

澄瑞亭七香車

太極殿之側面



浮碧亭暨摛藻堂亭上水色山光額係隆裕后所書

養心殿溥儀出宮時之床